

其实就是一列火车从身后开过去了。

先是声音,渐渐放大的车轮与轨道的撞击声,好像一下又一下地敲打着胸脯,从咕咕咚咚变成轰隆轰隆。这声音在敲打大地的胸脯之前,先叩打过一根根整齐排放的枕木。枕木是一个时代的士兵,真是士兵!它们原先不会想到后半生要躺着,躺在两条冰冷的钢轨下,它们原先站立在大山上,是一群山野村夫,自由自在地活着。有太阳照着它们,让它们伸展枝叶,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”。谁说的这八个字?不管是谁,这句话对于阳光下的森林来说都是美好的祝愿。有快乐的成长,当然也有快活的回忆。在云雾弥漫的山冈,生长着的不只是树干里一圈一圈的年轮。那些年轮是永生的记忆,在以后躺在道砟上的漫长岁月里,这些与枕木同在的年轮,总让它们在坚硬的道砟上一次又一次承受雷霆万钧的重压之后,唤回云雾缭绕的往事。云雾和霞光中的往事,与青春有关,与浪漫有关。花有香味,小草有柔情,凡被选做枕木的树,都是挺拔俊俏的树中好汉。一春又一秋,就这么风去云来,就这么看鸟儿做巢,任松鼠和猴子们游戏,无忧无虑,天天想,啊,多幸福呀,天生我栋梁之材。是的,唯一觉得少了点什么的时候,就是想到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这句老话的时候。老话厉害,让青山绿水霎时间无色无味。少年不知愁滋味,这点少年忧郁,在坚硬而又灼热的路基上回想起来的时候,不再是青涩的苦恼,而是苦涩而甜蜜的“乡愁”。什么时候有了乡愁?就是离开的那一天,那一天!那一天有人夸自己了:“真棒!”那人用手拍打着树干,仰着头围着自己转了一圈,然后,搓着两只手,还往手心里吐了点唾沫,举起一只呼呼叫的机器,靠近了树干,

吱……以后,以后就被巨大的震动唤醒了,醒了,却动弹不得,两条巨大的钢轨压在身上,几根像鹰爪一样的钢钉抓紧身体,让一个个呼啸的巨大的钢轮从身上飞快地压过去,压过去,再压过去,把所有关于树和大山的形象压成记忆,把枕木这个新身份压进年轮,把关于站立的所有习惯压成回忆,把躺着,一动不动地躺着,变成命运确定的生存方式。当然,枯燥而艰辛的生活开始了,作为报偿,常听到这样的话,“社会前进的战士”“时代的尖兵”“承担起时代的重负”等。

追忆

叶廷滨

这些话,开始是听不懂的,不仅枕木听不懂,我们不也一样吗?时代是什么?谁见过?什么模样?听多了,也就觉得你知道“时代”是谁了?还有什么“社会责任”“历史使命”,好像我们都知道说的是什么,但真的知道吗?天知道!(我记得,当这些伟大而堂皇的词汇弄得我头脑发昏的时候,也是“文化大革命”闹得天昏地暗的时候,想想也怪,文化怎么大革命?人类发明了许多空泛而伟大的词汇,大多数时候,是当一个人头脑发昏时用它们来使更多的人也晕菜!)好了,这个世界少了一片又一片的森林,森林里少了那些参天大树。人们假装忘记了这一切——它们像阵亡的士兵,一排排地躺在铁路钢轨下。人们知道它们在想什么吗?它们在想曾经站立的那些岁月。人们在努力歌颂这



古镇(版画)

佚名

她正要升初中的时候,父母双双遭遇了车祸,无依无靠的她便成了孤儿,只好辍学回家了。她没有别的亲戚,在那个年月,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,都在为糊口的东西发愁,因此,也没有人家愿意收留她,更何况她是个女孩?在当时农村人的心目中,养闺女是赔本买卖,就是俗话说

寒山寺
薛龙

● 小小说

爱 是 等 价 的

侯发山

到一块儿的旧报纸、废作业本、旧课本无偿地给她了。有一天,校长突然问她,说丫头,你想不想上学?她看着校园里和自己同龄的孩子,一个个兴高采烈的,她点点头,然后又摇了摇头。她没有说缘由,但是校长还是猜透了她的心思,校长微微一笑,说丫头,学杂费给你免除了,你可以一边上学一边捡破烂。她不相信,以为校长在骗她。校长说我是校长我当家。她这才咧着嘴笑了,于是就走进了教室。

校长要好人做到底,给她买吃的或是穿的,她拒绝了,她说学校免除了我的学杂费,我已经够感激了。她利用课余时间,星期天捡破烂,给自己买吃的穿的用的。其实,学校并没免除她的学杂费,是校长替她交了。多年后她才知道事实真

周恩来总理生前为了让人们巧记各省市区的名称,在十分繁忙的公务之余,把我国当时的30个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做了精心组合和高度概括,谱写了言简意赅的一首七言四句著名小诗:

两湖两广两河山,
五云云贵福吉安,
四西二宁青甘陕,
还有内台北上天。

其中,两湖指湖南、湖北;两广指广东、广西;两河山指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山西;五江指江苏、江西、浙江、黑龙江、山河是指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北、福重疆宇安。

上联头四字为八个省,以下九字每字各代表一个地名。四江是指江苏、江西、浙江、黑龙江;山河是指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北、福重疆宇安。

下联头四字为七个省。除“宁”之外(“宁”为宁夏、辽宁),其余八字每字各代表一个地名。三海是指上海、青海、海南;湖广是指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。

此联既是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。于是有人在周总理这首名诗的基础上习作一小诗,除第一句外,其他三句略加变动和调整,

● 文苑摘英

省名联诗

雷方

并按成立先后顺序,将其融入其中,新的小诗是:

三海三北三西南,
五江川贵福吉安,
两东二宁庆甘陕,
还有内台港澳天。

还有人把我国现行建制的34个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,用同字组合并归纳法,以楹联方式排列,组成一副对联:

四江山河,云贵川藏,吉蒙港台澳;
三海湖广,京津陕甘,福重疆宇安。

上联头四字为八个省,以下九字每字各代表一个地名。四江是指江苏、江西、浙江、黑龙江;山河是指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北、福重疆宇安。

下联头四字为七个省。除“宁”之外(“宁”为宁夏、辽宁),其余八字每字各代表一个地名。三海是指上海、青海、海南;湖广是指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。

此联既是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名称的有序编排,亦反映伟大的中华民族人心所向,不可分割;疆土宁稳,国泰民安。

些躺下的树,“啊,托起时代的车轮飞速向前,你们是战士,是骄傲的勇士,你们和铺路石为伍,你们让春天的列车带走希望……”多么向上而昂扬的句子,写这样句子的人,是因为他没有躺在那里。

烈士总应该得到光荣,枕木就是烈士,是森林死去的儿子!工业革命的烈士,枕木!工业革命,既然称为革命,就会有暴力,更会有牺牲。人类用暴力掠夺森林,将那些撑起天空的森林王子变成工业的奴隶,剥掉上帝赋予它们的美丽外衣,截断披挂着的绿叶的手臂,然后用工厂的法则,将它们变得彼此一模一样。最后,再用烙铁烙上不同的编号,一串长长的数字告诉枕木:“记好了!你不是第一个殉难者。”事情就这样开始了,就这样从暴行变成了荣耀,就这样变得理所当然,变得让枕木也认为这就是“栋梁之材”的用武之地。铁路一寸寸地向前延伸,一棵棵的树就倒在路基上,让整个路基成为森林的“士兵公墓”。铁路像蛛网一样充满这个小小的世界,这个世界也充满了森林的哀伤和痛楚。一年又一年就这么过去了,一次又一次那轰隆轰隆的时代最强音,惊醒了枕木们的梦,梦里有不死的乡愁!

这一天,又有一列火车开过来了,没有什么新奇之处,只是,列车运来的不再是枕木,而是水泥和钢筋铸成的“水泥枕木”——路基中止了……我这么想,这一天,我离开了秦岭深处的这个小站,我从这个车站的站台上,看到了那列运送“水泥枕基”的货车。那一年是1977年,那个车站叫横现河,我在车站旁的一家工厂里工作了4年。那天,我离开它,调回四川的母亲身边。哎,枕木回不去了,我向钢轨下的最后躺成一排的士兵告别,转身登上列车,消失在秦岭的云雾深处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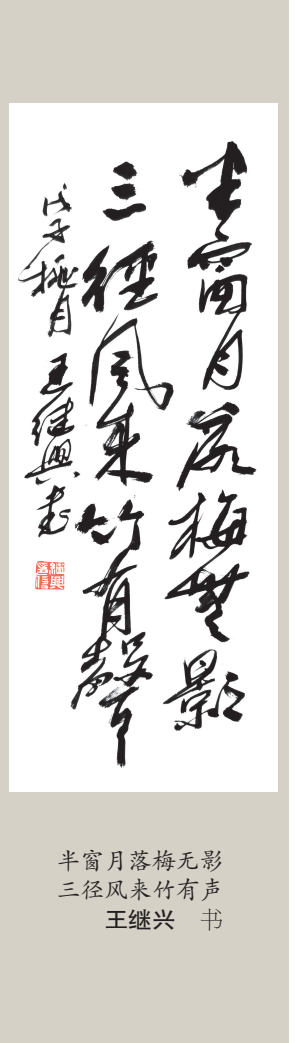
● 事故

北京 的湖为何称“海”

夏吟

北京的地名中有许多“海”,如北海、南海、什刹海、圆明园中的福海等共20余处。初去北京的人,都想看看北京的“海”是什么样的,一看才知道,这些“海”实际上就是湖。湖就是湖,为什么要称为“海”呢?据说是因为北方人把积水习称为海。如《咏归录》中说:“都人呼飞放泊为南海子,积水潭为西海子。按海子之名见于诏季,王鎔为镇帅,有海子园,尝官李匡威于此。北人凡水亡积者辄目为海。”其实,这种说法并不确切。

据史料记载,北京称湖为“海”,与元朝蒙古族的统治有关。蒙古人一向称湖为“海子”。《元朝秘史》中提到的捕鱼儿海子、阔连海子,就是今天的贝尔湖和呼伦湖。语言



半窗月落梅无影
三径风来竹有声
王继兴 书

骄傲如他,骄傲如我,谁都不肯先低头,捅破那张薄纸。少年心性,执著于得失之间,总以为时光正长,故意把过程拉得漫长。

直到那一天,子昕闯入我的世界。

秋日的午后,乐队正在社团活动室排练,莫然带着子昕从尘光中走了进来。

“给大家介绍一下,我中学的师妹,刚考到我们学校法学系,钢琴八级,想做乐队的替补键盘手。”

某年秋末出生的孩子,有着一双小鹿般灵动的眸子,她安静地仰视我的面孔,似清静绽放的花蕾。她说:姐姐,我叫叶子昕。

不自觉的微笑,心底最柔软的一处仿若潮汐浮动。第一眼,我便喜欢上这个恬静温和的女孩子,美丽而不娇纵。

子昕在南方刺骨的湿冷寒夜里坚持跟我们跑场子,做我们每一次演出最忠实的观众。她为我们甘点一切琐碎,帮我们收拾所有的曲谱、乐器,帮我们买饭盒。子昕从不会大声说话,除了间或会黏着我诉说秘密,点滴心情之外,总是静坐一旁,微笑着聆听。

不能不提那一场圣诞舞会。校园里一年一度的民间盛事,多少花卉在此崭露头角,多少情愫借此修成正果。

舞会开始,作为主持的子昕穿着粉色的公主裙,长发高高挽起,如公主般矜持而羞涩地缓缓走到舞台中间。多少

起来,我要积极开始我的人生。

我去找罗杰商量的时候在楼道里遇见了莫然,他整个人笼罩在灰雾里,憔悴,焦虑。我们长久地对望,不知道说什么。

最后他伸出手,按着我的头发轻轻摇晃,像他从前经常对我做的一样,然后就走了。

罗杰说他的情况很不好,子昕总是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负面情绪,莫然一味地哄着,压抑着。我看他快疯了。

当天深夜,子昕来找我。

一开门她便扑进我的怀里,我小心翼翼搂住她颤抖的肩膀,便听到她因哽咽而啜泣的声音。

“姐姐,我那么爱他。这么多年。他是真的不懂,还是根本不想懂。为什么直到今天,才告诉我他爱着别人?”

她美丽的眼睛满含泪水,脸色比身上的长裙还要苍白。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

姐姐,你爱过他吗?你知道用生命去爱一个人的滋味吗?我知道,我当然知道。可是,我不能说。我抚摸着她的黑发,轻轻摇头。

怎样才能让他心里永远只有我呢?她开始喃喃自语。然后转身下楼,没有和我说再见。

我追了出去,死死拉住她,街上来往的喧嚣遮盖了子昕情急挣扎下不堪的辱骂,也遮盖了那一记狠狠的耳光。

我愣在原地,左颊火辣跳动地疼痛,子昕怔怔地举着她那带着檀木镯子的手腕,终于先我一步回过神来,跳上了一辆的士,绝尘而去。

我坐在阳台上待了半宿,直到手机响起,子昕的声音带着醉意。她说姐姐,他夜里叫的是你的名字。姐姐,你不该让。

疯狂的寻找,两天,子昕的手机再无信号。

留在记忆里的,是莫然那双钳锢在我双肩的手,那么用力地摇晃着我。

“你为什么不留住她?为什么不追出去?为什么不及时通知我?她只是个任性的孩子!”

子昕用她的决绝在我们之间掘开了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深渊。

接到消息是在报警的第五天。我们慌忙赶往江边,被胶带封锁的草地上,我透过人群缝隙看见一静静摊开的青白透明手腕,古朴纹路的红木镯子鲜艳夺目。

莫然一拳砸在旁边的石墩上,鲜血顺着手指无力张开,他没有再看我一眼,就此离开。

沈鱼◎著

朝九晚五
Nine To Five

用真实的文字再现职场生态百态,为职场人提供实用的职场指南。

7

连载

“要不我来一个?不过我下午死过一次了,会穿帮吗?”张伟问道。

“没事。这场是远景,角色是被子弹打死的。要不你来一个?副导演,现在群众演员里有不愿死的吗?”徐济周问道。

“多多益善,现在群众演员可以多来几个。”副导演在台面里面回答道。

张伟穿戴好了,灯光组还在架设新灯,所有人都在等着。张伟也闲着没什么事,索性跑到王雪儿那边。

“喂?你演鬼子啊?嗯,不错不错,朕待会儿要毙了你。”王雪儿看到一身日军军服的张伟笑嘻嘻地说:“哈哈,没问题。死在你的枪下,也算牡丹花下死,做鬼也风流啊。”张伟跟着她开玩笑。

“演员老师,你的枪。”枪械助理把上好空包弹的枪械递给王雪儿。

“真沉,里面有几发子弹?”王雪儿问道。

“五发子弹,你到时候连着扣四枪就毙。”枪械副调,小心走火。”枪械助理叮嘱道,虽然是空包弹,没有弹头,但近距离开枪,枪口喷出的火药还是会灼伤身边人的。

“你应该多训练一下怎么开枪,我教你,把枪给我。”张伟对王雪儿说,然后接过她手上的枪械看了看:“不错啊,七钎盒子枪,这还是外国的枪呢。”

“老师,您还懂这个?”枪械助理愣了一下。

“这还看不出来,这是西班牙造的毛瑟手枪,用七根销钉固定,算是好枪了。来,我教你怎么打驳壳枪。”

张伟把驳壳枪横过来:“当时抗战时期,我军有不少驳壳枪。这个枪啊,容易上跳。为了提高连续射击的精确度,很多人就横着打枪,这样打一个面。”

“哦,原来是这样,让朕玩玩。”王雪儿从张伟手上拿过来驳壳枪,横着做瞄准动作,嘴里低声喊着:“啪啪。”

“小心,枪口不要对着人。”张伟看到她朝着自己瞄准,连忙一把抓过她的手。两人的手拉到一起,接触到了彼此的肌肤。

“没事,我没没扳机,看你吓的。”王雪儿被张伟吓下了一跳。

张伟松开手,站到她的旁边比划着说:“开枪的时候,手臂要伸直,身体侧向目标,这样减少暴露面积。唉,其实你们真应该好好训练一下,再拍战争戏。”

“训练啦,啰嗦的家伙。我们进剧组的时候就军训了一个星期。”王雪儿朝张伟做了鬼脸。

“你们那个军训顶啥用?不过没办法,这就是国内现状。你们好不过搞表演的都不怎么熟悉枪械,所以观众看国内的战争戏感觉演员动作很假。”张伟叹息道。

“那你要怎么训?”王雪儿有些不高兴了。

“以前德尼罗拍《盗火线》时,演员总共打了上万发子弹,才拍出了戏里的效果。”张伟摇了摇头。

“晕倒,上万发子弹,那耳朵不废了。”王雪儿吐了吐舌头,“我才懒得搞这种军训呢。”

张伟有点来气,声音严肃地说:“你眼中有没有‘认真’二字?当演员不能靠脸蛋,要靠勤奋。什么都不学,你能演什么?最多演个花瓶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我没做功课?”王雪儿朝张伟翻了个白眼,“我问你,抗战一共打了几年?”

“八年啊,地球人都知道。”张伟飞快地回答道。

“八年零多少天?”王雪儿接着问道。

这下把张伟问住了,他摸着脑袋想了半天。王雪儿这才神情凝重地说道:“如果从七七·卢沟桥事变开始算,抗日战争中,中国军民共计抗战八年零四十天。你知道在抗日战争中,我军共计消灭多少日军吗?”

“两百多万吧。”张伟记得这个数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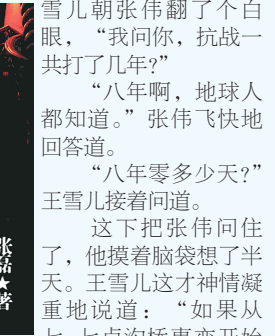
王雪儿严肃地补充道:“日本政府战后统计,我军杀伤俘虏日军共计261万。你知道二战期间,对日作战为什么是中国的贡献最大吗?”

张伟想了想:“我们参战人数最多,牵制日军最大,消灭日军最多。”

王雪儿摇了摇头说:“日本鬼子打东南亚,十个师团外加三个旅团就横扫了太平洋。而在中国,日本鬼子出动了三十五个师团,一个骑兵集团和四十四个混成旅团。”

张伟沉默了,他没想到很少研究历史的王雪儿居然记得这么多的史实数据。王雪儿淡然一笑,“一个写抗战题材的作家,居然不知道这些抗战史中最关键的数字,你眼中有没有‘认真’二字?”

张伟彻底没词了,王雪儿撇了撇嘴说:“朕看你年幼无知,待会儿就亲手毙了你吧。”



张磊◎著

● 郑州古代成语故事

怙 恶 不 悛

李齐通

怙恶不悛,出自《左传·隐公六年》,君子曰:“善不可失,恶不可长,其陈桓公之谓乎!长恶不悛,以自及也。”

春秋初期,郑国在郑庄公的精心治理下,逐渐强盛起来,引起卫国的不满。不久,轼兄夺取君位的州吁,为加强统治地位,转移国内视线,准备联合陈、宋、蔡等国,共同攻打郑国。郑庄公得知消息,便派使者赴陈,表示愿与陈修好。然而,自恃强大的陈桓公,认为有卫、宋支持,不但不与郑国结盟,还扬言要进攻郑国。陈桓公的弟弟、大夫佗臣父劝谏说:“亲仁善邻,国之宝也。应该答应郑国的请求。”陈桓公却说:“宋国、卫国才是真正的祸患,所以要与他们结盟,郑国又算得了什么!因此,我们不能与之结盟。”郑庄公闻此言,非常生气,决定先发制人,攻打陈国。陈桓公仓促应战,在郑国的猛烈攻势下,大败而逃。

《左传》作者左丘明在评论这件事时说:善千万不能丢失,怨仇更不能滋长蔓延。商书说,恶的滋长,如火燎原,



曾经 容 贝(美籍华人) 摄影